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二十八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

宋 衛湜 撰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鄭氏曰躬身也禮自外作故治身鄙詐入之謂利偽生易輕易也

孔氏曰前云致樂此云致禮聖王詳審禮意以治躬

則莊嚴而恭敬外貌莊嚴恭敬則人懼之嚴肅威重也不能致樂治心心中斯須不能調和則不能喜樂而有鄙恡詐偽之心入於内矣不能致禮治躬故輕易怠慢之心從外而入内矣

河南程氏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矣此與敬以直内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則須和樂正以中心没事也

長樂陳氏曰肅則莊敬重則嚴威是嚴威以莊敬為

本莊敬以嚴威為文也禮也者資莊敬以為教待威嚴而後行樂由中出而本乎心則和樂者心之發於天真者也禮自外作而見乎貌則莊敬者貌之形於肅括者也鄙詐之心反乎子諒者也易慢之心反乎莊敬者也言反乎子諒者推而上之以見易直言反乎莊敬者推而下之以見嚴威言之法也樂書

山陰陸氏曰是亦威也與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亦異矣夫禮之事如斯而已故致樂以治心終

始兩言之也子曰言之重辭之複其中心有善者焉

李氏曰不和則鄙不樂則詐不莊則易不敬則慢不和不樂不莊不敬生者生於内者也鄙詐慢易入者入自外者也

新安朱氏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説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于内則非心而何

慶源輔氏曰樂以治心禮以治躬而皆終於威者德成而後有威也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成德之事也述樂之功詳述禮之效畧者非崇樂而簡禮也以治心治躬之不同耳雖然樂生於禮禮成於樂治心所以成其身治躬所以正其心禮樂之用未嘗不相資也鄙謂麤強而不和鄙而後至於詐易而後至於慢由此觀之則所謂致樂者致其和樂而已致禮者致其莊敬而已和樂者人之本心

莊敬者人之正貌鄙詐易慢則感於外而然也故云

入自外之内曰入

故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内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顔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内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鄭氏曰德煇顔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止也

孔氏曰此一經言聖人用禮樂以治身内外兼備使德煇動於内而民順於外樂從心起故動於内禮自外生故動於外樂能感人故極益於和禮以檢貌故極益於順内心和而外色順故民望其顔色而不與争外貌和順故民不生易慢樂以和心故德煇發動於内而民莫不承奉聽從禮以治貌故理發見於外而民莫不承奉敬順聖王若能詳審極致禮樂之道舉而錯置於天下悉皆敬從無復有難為之事也

張氏曰動謂觸也用禮樂以感動之樂治心故云動內禮檢跡故云動外
延平周氏曰樂動於內所以極和和言其心禮動於外所以極順順言其貌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於天下辨上下之位則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相通以致用也定內外之分則樂動於內禮動於外相辨以立體也其為體用雖殊而所以職乎動則一而已記者兩言之為更端異故也

曾子言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誠信達之於顏色恭敬達之於容貌君子内和於心以達誠信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焉以内信外也外順於貌以達恭敬則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之心焉以外直内也曲禮曰執爾顏正爾容祭義曰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是顏色之於容貌為内容貌之於顏色為外故於内和之樂言顏色外順之禮言容貌子張問政孔

子對以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然則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則安上治民移風易俗猶反掌耳為政豈難哉此孔子將為政於衛所以深悼禮樂之不興也樂雖主和未嘗不順和順積中是也禮雖主順未嘗不和禮之用和為貴是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樂動於內而彼此之情不乖故其極也和禮動於外而上下之體無逆故其極也順內和則民瞻其顔色而弗與爭也外順則望其容貌而民不

生易慢焉顏色則指其面目容貌則兼手足言之瞻近而望遠故也夫瞻其顏色望其容貌已足以使民弗與爭而不生易慢又況於親炙之乎聽亦無非順也以樂有音故特以聽言聽與順皆言下之所以承上者如此錯言錯之於彼以其莫不聽順故曰錯之天下

慶源輔氏曰樂作於外而動於內禮根於內而動於外樂動於內故極其和禮動於外故極其順和以心

言順以迹言而心迹初非二事也内和則外順矣禮樂果二道哉内和而外順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矣豈敢有易慢之心哉況於與之爭乎德煇動於内以下此又覆說上意所以内和而外順而民瞻望之至於如此者盖德煇動於内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也德煇謂樂也所謂奮至德之光也德煇動於内則必形於外矣理即禮也理發於外則根於内可知矣舉言舉之自我

始也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而已然果能致禮樂之道於已則舉而錯之天下民莫不順從矣又何難之有哉

金華邵氏曰禮樂何以能感民如此哉盖聖人與斯民均備是禮樂於所性之中特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故一舉而錯之天下則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宜其易易而無難矣

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

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鄭氏曰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進謂自勉强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報讀為褒褒猶進也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之歸其義一謂俱趨立於中不銷不放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樂之體或減或盈其事各異王者當各依其事以和節之禮既減損若不勉強自進則禮道銷衰樂主盈滿若不反自抑損則樂道流放

張氏曰威儀繁廣易生厭倦故禮之失在乎損洋洋盈耳不欲休止故樂之失在乎盈失在於損當自勉強失在於盈當自抑止

河南程氏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閒便得性情之正

長樂陳氏曰禮未嘗不主減然而饗必至於百拜儀

必至於三千則以進為文可知樂未嘗不主盈然而合樂必止三終奏韶必止九成則以反為文可知在風之蟋蟀儉必欲中禮樂必欲無荒在雅之楚茨禮儀欲其既備鐘鼓欲其既戒亦此意銷則鑠於外物不能以自强入於魯人之跛倚者有之放則逐於外物不能以自反入於魏文侯之忘倦者有之樂書

嚴陵方氏曰其情減則知退而不知進故宜文之以進其情盈則知出而不知反故宜文之以反報者施

之對施為出而出所以退報為入而入所以進進與報其實一也禮為異故有曰進有曰報樂為同故一曰反而已前言禮報情非禮有報之謂乎又言君子反情以和其志非樂有反之謂乎

馬氏曰樂動於內故主其盈禮動於外故主其減此言其體也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以至禮之報樂之反此言其用也以體而言之故禮曰減樂曰盈以用而言之故禮曰進樂曰反樂者動

於内者也故其體則主於盈盖樂由中出而為人心之所喜禮動於外故其體則主於減盖禮自外作而先王有以强世禮主於減故君子勉而作之而以進為文樂主於盈故君子反而抑之而以反為文以進為文然後能全其禮以反為文然後能全其樂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一獻之禮而賔主百拜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日暮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懈怠以成禮

節此皆勉而進之者也進旅退旅所以示其有所和弦匏笙簧會守拊鼓所以示其有所統治亂則以相迅疾則以雅其作之則以柷其止之則以敔此皆反而抑之者也禮減而不進則禮之道幾於息矣故銷樂盈而不反則樂之道至於流矣故放先王知禮樂之偏故禮則有報而樂則有反禮有報者必資於樂也樂有反者必資於禮也故曰禮之用和為貴言禮之用和為貴則樂之用節為善也故禮得其報則樂

樂得其反則安禮得其報則禮資於樂資於樂則樂

蓋樂者樂也傳曰行而樂之樂也樂得其反則安則

樂資於禮資於禮則安故傳曰有禮則安禮之報樂

之反雖不同而相資之理一也故曰其義一也

李氏曰陽剛以動吐故其道常饒陰柔以静翕故其

道常之禮陰也常乏故主乎減樂陽也常饒故主乎

盈然陽而不陰則無以合其施經而不緯則無以成

其誼故陰之陽剛上而文其柔所以為禮之文也陽

之陰柔下而文其剛所以為樂之文也故曰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易於復曰反復其道而於姤曰品物咸章蓋上者陽之所也下者陰之所也陽上進而陰下退所以為復禮主於減樂主於盈者復之道也外者陽之所也內者陰之所也陽內入而陰外出故為姤禮以進為文樂以反為文者姤之道也若夫禮減而不進則入至於藏故銷樂盈而不反則出至於蕩故放銷則不能若消之有存而放

則不能若息之有止也是以君子之體禮也得其報則樂而不憂其體樂也得其反則安而不虞故孔子之言謙以制禮則繼之以復以自知言作樂崇德則繼之以嚮晦入宴息凡以此也蓋一反一動者亦出於理之自然而道之常也故坎者陰也然而含陽離者陽也然而含陰此信道致詘詘道致信一滿一虛以相為終始相為先後者也故曰樂之反禮之報其義一也

新安朱氏曰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為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為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　又曰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

慶源輔氏曰禮主其減減所以裁節於外也樂主其盈盈則充盛於内也樂而不盈則無以形於外禮而不減則無以合於内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非

禮也故曰禮有報往来不已是亦進之意

金華邵氏曰禮有以節乎人情故聖人制禮之初則主其減減則便於行樂有以樂乎人情故聖人作樂之初則主其盈盈則滿其欲禮固主於減矣然必增而進之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進也故以進者為文樂固主於盈矣然必有以約而反之如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所謂反也故以反者為文在風之蟋蟀儉必欲其中禮樂必欲其毋荒在雅

之楚茨禮儀欲其既備鍾鼓欲其既戒禮有報資於樂樂有反資於禮此禮樂皆得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鄭氏曰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為也性術言此出於性也盡於此不可過

孔氏曰自此至章末總明樂之德也樂之為體是人情之所歡樂所不能自抑退也內心歡樂見於聲音

則嗟歎咏歌是也形見於動靜則手舞足蹈是也是人道自然之常術謂道路變謂變動言聲音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竭盡於此不可過於此度也

嚴陵方氏曰聲音生於氣故曰發動靜見於容故曰形發故可聞形故可見

慶源輔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術也咨嗟咏歌手舞足蹈性術之變也過此則淫放故曰盡於此矣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

鄭氏曰形聲音動靜也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為三台字

孔氏曰此明人禀自然之性而有喜樂歡樂既形於聲音動靜而不依道理或歌舞不節俾晝作夜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亡國喪家也

長樂陳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所以為詩也情樂於內而形於外人之所以為樂也凡此天機之

發而不能自已非有以使之然也是人而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之道達則始乎治常卒乎亂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前言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故此復言人不能無樂前言樂必形於動靜故此復言樂不能無形

慶源輔氏曰形而不為道則鄭衛之樂是也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

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曰流猶淫放文篇辭也息猶銷也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闋作進止所應也方道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先王耻惡其亂故立正樂以節之也先王制為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流

逸放蕩也文謂樂之篇章言樂德深遠論量義理而不可息止也曲謂聲音廻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凡聲音之宜或須繁多肉滿謂麤大也或須瘠小廉瘦謂細小也凡樂器大而弦麤者其聲鴻器小而弦細者其聲殺也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之内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分而作以會其宜使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既節之以雅頌

又調之以律呂貌得其敬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於情性矣

長樂陳氏曰王政廢興在雅不在風盛德形容在頌不在雅制為雅頌之聲以道之則審樂足以知政聞樂足以知德使其聲足樂而不流文足論而不息也聲足樂而不流故安支足論而不息故久中正之雅不過是爾盖廉直之音作而民肅敬繁簡之音作而民康樂肉好之音作而民慈愛先王制為雅頌以道

曲直繁瘠廉肉之聲抑又節奏合而成文其有不足感動人之善心邪上文論六音此及廉直繁簡肉好而不及噍殺粗厲滌濫者不合雅頌之聲故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先王之恥其亂非苟恥而已必有道以道之制雅之聲道之使正制頌之聲道之使公聲者道之所發文者理之所寓聲足樂者樂其道也文足論者論其理也道所以制欲而有節故雖樂而不至於流理所以明義於無窮故可論而不至於息曲者

聲之柔若絲是也直者聲之剛若金是也繁者聲之
雜若笙是也瘠者聲之純若磬是也廉者聲之清若
羽是也肉者聲之濁若宮是也節者聲之制若徵是
也奏者聲之作若合是也絲金者樂之音笙磬者樂
之器羽宮者樂之聲節奏者樂之文互舉以相備也
樂至於此則其教不廢也故以方言之
李氏曰夫無中聲則淫樂不可勝聽矣蓋樂者民之
所不能免而無中聲以節文之則民德亂矣故聖人

於豫則曰作樂崇德所以養其正而閑其邪也故制雅頌之聲以和之使其聲和故足以樂而不流其文明故足以論而不息則確乎鄭衛不能拔也夫道則無方也當其應物則有方矣

延平周氏曰無放心則無邪氣有邪氣則有放心

慶源輔氏曰先王恥其亂與孟子所謂武王恥之之意同道謂宣道其和樂之意中聲之所止故足樂而不流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則文足論也不息謂意

味深遠言之不能盡也樂易失之放有放心則邪氣
應焉
闕　　氏曰雅頌中聲也聲足樂文足論和也曲直
歌之曲折繁瘠廉肉聲之隆殺節奏或作或止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
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
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
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

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

孔氏曰此一經覆説聖王立樂之事君臣主敬鄉里主順父子主親人聲雖一而所感有喜怒哀樂之殊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比八音之物以飾音曲之節或奏作或節止以成其五聲之文合和父子君臣者上文和敬和親是也附親萬民上文和順是

也

張氏曰正樂流行故隨所在而各盡其善宗廟有君臣所主在和敬鄉里有長幼所主在和順閨門有父子所主在和親前章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是也

長樂陳氏曰宗廟主乎敬族長鄉里主乎順閨門主乎親樂之主乎敬者聽之莫不敬主乎順者聽之莫不順主乎親者聽之莫不親猶道之所在仁者見之

之謂仁知者見之之謂知　又樂書曰樂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主敬主親主順之道皆會歸於和父子兄弟和親於閨門樂之化行乎一家也長幼和順於族長鄉里樂之化行乎鄉遂也君臣上下和敬於宗廟樂之化行乎一國與天下也古樂之發脩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已五聲所以為一者以宮為之君也十二律所以為一者以黄鍾為之本也故審宮聲則五聲之和定審黄鍾則十二律之和定審一

以定和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革木以節之比物以飾節也節以止樂而奏以作之一節一奏合雜以成文采節奏合而成文也指八音而言謂之比音指八音之物而言謂之比物其實一也審一以定和者樂之情比物以飾節者樂之節節奏合而成文者樂之文三者備矣在閨門之内所以合和父子也在宗廟之中所以合和君臣也在族長鄉里之中所以附親萬民也

嚴陵方氏曰樂之為樂則一而聽之者各有所主故其感皆不同至於所以為和則一而已故每以和言之君臣言在宗廟而不及朝廷則以君臣主敬而宗廟尤所宜故也且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在宗廟朝廷之禮固亦同矣族者親之所聚長者衆之所從鄉里與祭義言一命齒于鄉里同族長則指其人鄉里則指其地也特於族長鄉里言長幼則以鄉黨莫如齒故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則知樂亦得一以和也且樂爲天地之和天地之和同出於一氣而巳樂之道在乎審其一而後其和可定也樂有自然之節比物則因以爲之飾爾合言道和言情離者可使附疏者可使親也

慶源輔氏曰前言制雅頌之聲以道其樂意耳此又言先王作樂之法一者萬物之所不能外也在禮則爲節在樂則爲和故審一以定和此先王制樂之本意也豈徒悅人之耳目哉

金華應氏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精審密察於衆理之中以求其當所謂惟精惟一也守一以凝定其和雜比以顯飾其節及其成文則文可以合和其至親至嚴之大倫附親其至疏至衆之萬民蓋樂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無二理也

闕氏曰樂之為樂則一而感各有不同其和則一而已故每以和言之先王作樂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審其用於未發之初純一而不雜故定其情於中

節之際和順而不乖近取諸身而審一以定和者樂之情也遠取諸物而比物以飾節者樂之文也情文俱盡而節奏俱合則樂之本末具矣故內則和父子外則和君臣達則和萬民先王立樂之方同此和而已故曰保合太和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

也

鄭氏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先王制樂得天地之和則感動人心使之和善也雅以施正道頌以賛成功聽之則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廣也干戚是威儀之容俯仰詘伸謂動止以禮故容貌得莊敬也依其綴兆故行列得

正隨其節奏故進退得齊樂感天地之氣是天地之
教命樂和律吕之聲是中和紀綱總要之所名人感
天地而生又感隂陽之氣樂既合天地之命協中和
之紀感動於人是人情不能自免也今案詩荷戈與
祋與鄭氏不同鄭氏所見齊魯韓詩本不同也
張氏曰前云先王制之聲音形於動静故此證其事
雅頌是發於聲音執其干戚是形於動静
長樂陳氏曰季札觀周樂於魯歌大雅曰廣哉熙熙

乎歌頌曰至矣哉廣而不宣師乙言樂於賜謂廣大而静者宜歌大雅寛而静者宜歌頌是雅為王政之興頌為王功之成其體未嘗不廣也况聽其聲乎盖内之為志意外之為容貌陳之為行列變之為進退聽雅頌之聲則知反情以和志故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故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則回邪曲直各歸其分故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然雅頌之聲詩之歌也干

戚舞之器也俯仰詘伸舞之容也綴兆舞之位也節奏聲之飾也言雅頌則風舉矣言干戚則羽籥舉矣言俯仰詘伸則疾舒舉矣言綴兆則遠短舉言節奏則文采舉矣樂出於虛藏於無天地麗於實形於有實必受命於虛有必受命於無此樂所以能生天地非天地所生也萬物非天地不生天地非樂不生則樂者天地之受命也今夫始天始地者太始也樂有以著之以至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自非能

命天地而不命於天地孰能與此喜怒哀樂未發而為中者性也天下之大夲存焉發皆中節而為和者情也天下之達道存焉先王作樂以情性為綱以中和為紀無中以紀之則蕩而至於過無和以紀之則異而至於乖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所道者中德所咏者中聲使夫聽音不慆以合神人以中紀之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夫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以和紀之也然樂之道

推而上之以觀其妙斯為天地之命推而下之以觀其徼斯為中和之紀以樂為中和之紀則禮者中之紀而已與易於乾言變化於坤特言化同意樂書

嚴陵方氏曰人之志意公正則廣私邪則狹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皆所以形於容貌者以其所執所習如彼故容貌所得如此綴兆者舞之營域行者行止有序之謂列者多少有制之謂節奏者樂之終始故要其節奏進退得齊

焉進言樂作而進退言樂闋而退言總而會之也行列欲止於一故言正進退患其不齊也故言齊天地之命者言道天地之化於萬物使小大長短各有所受之也命既立矣然後得天地之正氣而為中得天地之沖氣而為和中者性也和者情也紀者正物而有常言天下之性情莫不取正於樂以之為常也命也性也情也皆繫於此又豈人情之所能免乎以人情為言者其以動而發於聲尤所不能免故也

馬氏曰天地之所以命於人者中和而已傳曰生者天地之委和又曰人受天地之中而生則是樂者以中為體以和為用而中和之要蓋不出於此也

延平周氏曰樂能官天地而天地不得之則或幾乎息故曰天地之命又能道中和而中和得之則各有條理故曰中和之紀雖大而命天地小而紀中和而其歸於樂則一而已所謂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慶源輔氏曰此後世之士為此而必恧焉反以為愧

也豈知先王制此所以莊其容貌焉故後人之臨善而不勇者樂之教不行焉故也樂者天地之命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中和於是而總要焉人情之所不能免焉此所以為天地之命也

闕 氏曰天地之命樂之道也中和之紀樂之制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

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鄭氏曰儕猶輩類天子之於天下喜怒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禮樂王者所常興則盛矣

孔氏曰此一經覆說樂道之盛樂以飾喜非喜不樂是喜得其儕類鈇鉞飾怒非怒不可横施鈇鉞是怒得其儕類非善不喜故天下和之非惡不怒故暴亂者畏之上經論樂章末兼云禮者以此一章總兼禮樂故以禮樂結之

長樂陳氏曰藝有六樂居一焉禮有五軍居一焉樂由陽来而喜者陽也禮由陰作而怒者陰也以飾喜為樂則飾怒為禮矣以鈇鉞為禮之器則鍾鼓為樂之器矣先王以樂飾喜樂以天下者也故天下安治者莫不和之以為樂焉以禮飾怒憂以天下者也故天下暴亂者莫不畏之以為威焉孟子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之舉欣欣然有喜色所謂樂所以飾喜也繼之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所謂喜則天下

和之也言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所謂軍旅鈇鉞所以飾怒也繼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怒則暴亂者畏之也先王之於喜怒未甞容私皆得其儕焉夫豈為道之過哉由是知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有子謂先王之道以禮之用和為貴則兼樂言之有不為盛者乎喜怒得其儕則喜怒必以其類矣與春秋傳謂喜怒以類同意樂書

嚴陵方氏曰在顔之謂飾喜心生於内則隱矣必播

於聲音節奏然後顯其所以喜故曰飾喜怒心生於

內亦隱矣必用於軍旅鈇鉞然後顯其所以怒故曰

飾怒喜合乎樂則非作好也必天下所同喜怒合乎

禮則非作惡也必天下所同怒和言天下畏言暴亂

者暴亂且畏則天下無所不畏矣此言禮樂則知前

所言軍旅鈇鉞者對樂而言禮也五禮特言軍者對

喜而言怒故也

馬氏曰以樂飾喜而不以為汰者以喜當其類也以

軍旅鈇鉞飾怒而不以為暴者以怒當其類也喜而當其類則天下和之怒而當其類則暴亂者畏之先王治天下之道非一端可盡而其大要則在於禮樂故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然上言禮樂而此則言樂而繼以軍旅鈇鉞者蓋禮者所以揖讓而軍旅鈇鉞者所以征誅也揖讓征誅皆謂之樂也荀子曰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揖讓征誅其義一也則揖讓征誅皆謂之樂而禮在其

中矣

山陰陸氏曰和讀去聲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

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

鄭氏曰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賤工樂人稱工執猶處也此文換簡失其次寛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商宋詩也愛或為哀直已而陳德各因其德歌所宜育生也

孔氏曰自此至問樂依别録是師乙之章凡聲歌各

遂人性所宜子贛令師乙觀巳之性宜聽何歌也師乙不敢定其所宜故請誦所聞之詩寛謂德量寛大静謂安静柔謂和柔正謂正直頌其成功德澤弘厚故性之寛柔静正者宜歌之廣大而静謂志意宏大而安静䟽達而信謂䟽朗通達而誠信大雅者歌其大正故廣大䟽達者宜歌之恭謂以禮自持儉謂以約自處好禮則動不越法小雅者小正也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之正直而静退廉約而謙恭故宜歌諸

侯之風商者五帝之遺聲五帝道大故肆直慈愛者宜歌之齊三代之遺聲三代干戚所起裁斷是非故温良能斷者宜歌之歌者當直已身而陳論其德已有此德則宜此歌也歌者運動已德而天地應四時和星辰理萬物育和謂陰陽順理謂不悖逆育謂羣生得所鄭註商宋詩者以下文商人識之齊人識之皆據其代宋是商後故知此商謂宋人所歌之詩也長樂陳氏曰人之生也直而德則直心而行之歌以

發德而德則直已而陳之直已則循理而無所詘陳德則因性而無所隱然則歌之所發豈自外至哉人之歌也與陰陽相為流通物象相為感應故聲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象和象和則物和動已而天地應焉其形和也四時和焉其氣和也星辰理焉其象和也萬物育焉其物和也三才相通而有感有感斯應矣四時變化而不乖不乖斯和矣星辰各有度數而不亂能分理乎萬物各有成理而自遂能分

育乎中庸曰寛裕温柔足以有容齊莊中正足以有
敬是寛柔者君子之容德靜正者君子之敬德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故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之雅以政
而後成政以德而後善君子之德有小大廣大嫌於
離靜以即動疏達嫌於去信以近誣大雅政之大者
也故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之恭儉而知好禮
則恭而能安不失之太遜儉而能廣不失之太陋小
雅政之小者也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之洪範之論

君德以正直為始論王道以正直為終正直則不倚於剛亦不倚於柔一適乎中而已濟之以靜則其正足以有守其直足以有行廉而濟之以謙則廉不失之隘謙不失之輕風出於德性繫一人之本者也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之以書之九德考之寛而靜則寛而栗也柔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靜廉而謙則簡而廉也疏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愿而恭也好禮則亂而敬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温也肆直

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說見後樂書

嚴陵方氏曰人之德性不同而歌之為體亦不一故德性之小者不足以歌大大者不可以歌小師乙所以誦其所聞而使之自執焉夫寛者容德也柔者順德也容或失之雜故濟之以靜順或失之隨故持之以正此皆德之盛者故宜歌頌廣大者鎮之以靜疏達者守之以信此皆政之大者故宜歌大雅恭則不

侮儉則不奪然恭而無禮或失之勞儉不中禮或失之陋勞則過乎禮陋則不及乎禮故必好禮以制中焉此政之小者故宜歌小雅正直而守之以靜廉而有分際者於物或有所絕故守之以謙若是則可以動化一國故宜歌風肆直所以為德慈愛所以為仁溫則將至於懦而無立良則將至於寛而無制故又貴乎能斷斷則在巳有立在物有制矣故宜歌齊蓋溫良所以為仁能斷所以為義也歌出於志之所之

非可以致曲也亦直已而已曲則隠直則陳故必以陳言之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非陳而何夫歌不過發乎聲聲不過發乎氣雖千變萬化無非一氣之所為也故通乎天地者一氣之升降爾行乎四時者一氣之往来爾見乎星辰者一氣之成象爾散乎萬物者一氣之成形爾則歌之動已也以致天地之應四時之和星辰之理萬物之育固其宜也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疑以脫亂因失先後之序盖其

文宜曰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寛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内愛一字衍大雅盖文王之三小雅盖鹿鳴之三頌盖清廟風盖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蘩采蘋故季札觀樂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所謂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者為此歟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所謂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者為此歟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所謂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者為此歟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處而不底行而不流所謂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者為此歟

金華邵氏曰人之一身凡天地四時星辰萬物之理莫不畢備今也直已而陳德於歌宜其或應或和或理或育有不期然而然者非歌能使之也德寓於歌聞其歌而感之也直已者無所掩覆致直而行之也金華應氏曰師乙賤工而誦其所聞有非後世儒者所及蓋先王之澤未散人多習聞聲樂之理及夫子正樂而感發益深不但學者有所悟解而工師之職亦皆講肄而精通之故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

盈耳而師乙之對聲歌亦可觀也其後樂益僭亂而
繚干師摯之徒皆逃而去之入於河海豈偶然哉
李氏曰歌者樂語也以樂語為之文者必以樂德為
之本中和祗庸孝友所謂樂德也夫不過之謂中不
亢之謂和祗者敬之見於體庸者有常而能變孝者
仁之本友者義之本也夫寛柔者和德也静正者中
德也寛而静柔而正中和之至也廣大者未足乎寛
疏達者未足乎柔信者未足乎正寛大而静疏達而

信中和之次也恭儉而好禮則祇也正直而靜者中
而未足乎和也廉而謙者和而未足乎中也肆直能
斷者義也慈愛温良者仁也肆直而慈愛者本乎義
而濟之以仁者也温良而能斷者本乎仁而濟之以
義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
也故盡中和之德者宜歌之大雅者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之大者故有中和之德者宜歌之小雅言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之小者故祇庸者宜歌之風

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故或有中德而未足乎
和或有和德而未足乎中者宜歌之夫人之情其歡
忻悲傷嗟怨皆不能隱於樂非直已歟其文止於禮
義其言明於法度其理通乎性命非陳德歟夫發於
至誠者於詩為近故大足以動有形之天地幽足以
感無迹之鬼神
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
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

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鄭氏曰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温良能斷也斷猶決也保猶安也知也

孔氏曰五帝道備三王德盛但遺聲於後代肆直而慈愛温良而能斷者宜聽其歌聲非謂能行其道德也以其肆直慈愛故臨危疑之事數能斷割是勇也以其温良能斷故見利不私於已是有義也有勇有

義之人非歌聲辨之誰能知哉
長樂陳氏曰五帝之聲不得而見所可見於書者不過詩言志歌永言而已商人識之蓋不得其詳所得而歌之者不過五帝之遺聲而已商之聲其體肆而不拘直而不屈其用則恤下以為慈利物以為愛則肆直義也慈愛仁也仁之實盡於事親義之實盡於事兄樂也者節文仁義而已然則歌商之音非肆直而慈愛者豈所宜哉三代得天下以仁未嘗不始於

温良行仁以義未甞不始於能斷故湯之代虐以寛
温良也布昭聖武能斷也言湯如此則夏周可知故
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勇以行之故也明乎齊
之音者見利而讓義以守之故也勇者正直之德義
者剛克之德歌者直已而陳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
勿失乎周人兼用六代之樂而正考甫得商頌於周
之太師得非五帝之遺聲乎周之禮樂盡在於魯而
魯太師摯適齊得非三代之遺聲乎子贛達於政非

不能臨事而屢斷也累於貨殖未必能見利而遜也

然則子贛所宜歌亦可知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明者不為物蔽之謂肆直慈愛而不蔽

於慈愛是明乎商之音者也故臨事而屢斷以慈愛

之蔽在於無斷故也温良能斷而不蔽於能斷是明

乎齊之音者也故見利而讓以能斷之蔽在於無讓

故也唯有勇乃能斷事唯有義乃能讓利歌五帝之

遺聲則可以保其勇歌三代之遺聲則可以保其義

故曰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蓋勇義人之所有非明乎歌之音則不足以保全之故也

金華應氏曰奮決明厲者商治之規摹故明乎其音則能有決而不亂舒遲而卑緩者齊俗之氣象故明乎其音則見利而遜

延平周氏曰有勇也非歌五帝之遺聲則孰能保之有義也非歌三王之遺聲則孰能保之是人之於歌也非苟從其所宜而已又將有以成就於己也

李氏曰歌者非徒直已而陳德也又足以脩人之所未足故肆直而慈愛宜歌商而明乎商之音則臨事而屢斷温良能斷者宜歌齊而明乎齊之音則見利而能遜此古之人所以成於樂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

鄭氏曰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

孔氏曰此論感動人心形状如此諸事歌聲上響感

動人意使之如抗舉也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似隊落也音聲廻曲感動人心如似方折音聲止靜感動人心如枯槀之木止而不動音聲雅曲感動人心如中於矩音聲大屈曲感動人心如中於鉤音聲之狀纍纍乎感動人心如貫珠言音聲感動令人心想如此

嚴陵方氏曰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回轉而齊也止言其闋後而定也倨則不動不動者

方之體故中矩言其聲之常如此句則不直不直者曲之體故中鉤言其聲之變如此纍纍乎言其聲相繫屬端如貫珠言其終始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

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鄭氏曰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子貢問樂上下同美之也

孔氏曰上論歌之形狀此論歌之終始相生至於舞蹈歌者引液其聲使長也說之故言之此又覆說歌意有可說之事來感已情故言之直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美而和續之雖復嗟歎情猶未滿故不覺揚手而舞之舉足以蹈之也

嚴陵方氏曰此先長言而後嗟歎詩則先嗟歎而後永歌者言先嗟歎則以嗟歎而唱之也後嗟歎則嗟歎而和之也彼以詩為主而詩者樂之始故以唱為

序此以樂為主而樂者詩之終故以和為序非其不同意各有所主也終言子貢問樂蓋題上事也與文王世子言周公踐阼同義

山陰陸氏曰目下事也宜在子贛見師乙而問焉之上

金華邵氏曰歌之為義長其言之謂也方其人有所悅乎中則言之言不足以盡其悅故長言之至於長言不足而聲嗟氣歎嗟歎不足而手舞足蹈樂至於

此蓋有非歌之所能盡者故終之曰子貢問樂記者亦不能容言於其間猶曰可問而不可言也夫可問而不可言此豈羽籥干戚鐘鼓管磬之謂乎中庸之終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與子貢問樂同意或者以為總結上文問樂之義非也

禮記集説卷一百

謹案第一頁後一行外貌莊嚴恭敬刋本外貌訛

內心據注疏及義疏改

第十頁前五行樂盈而不反刋本反訛及據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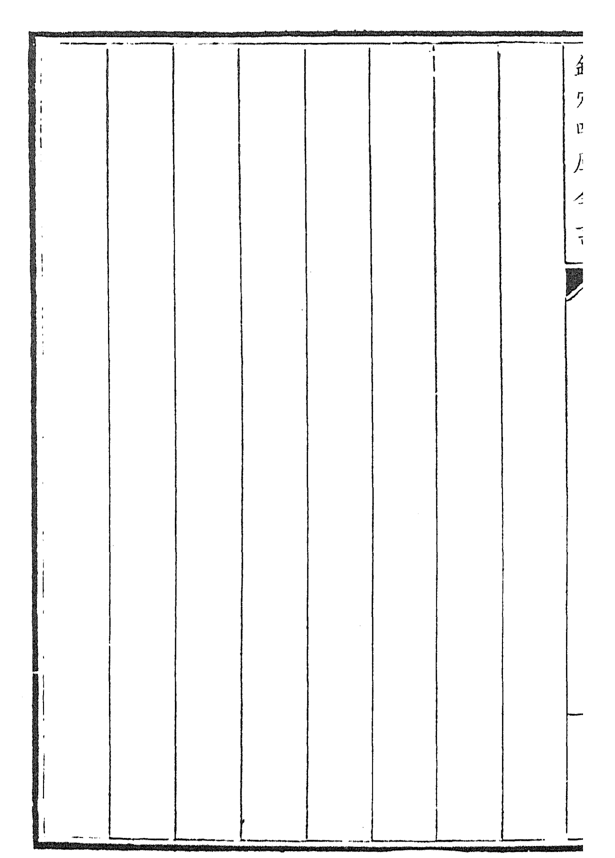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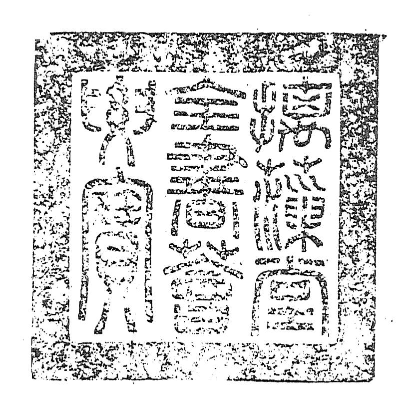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頁前八行列者多少有制之謂刋本脫

謂字今增

第三十六頁前七行中和之至也刋本和訛正今

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鄭爔

謄録監生臣許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二十九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　　宋 衛湜 撰

雜記上第二十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雜記者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此於別録屬喪服

嚴陵方氏曰此篇雖以記喪為主下篇又兼言三患五恥觀蜡取盜之類則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猶之易有說卦序卦而有雜卦莊子有内篇而有雜篇也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毁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説於廟門外

鄭氏曰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與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褎衣也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為緌緌為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

輤取名於櫬與蒨讀如蒨斾之蒨櫬棺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裧謂鱉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象宮室屋其中小帳櫬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閒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毀或爲徹凡柩自外来者正棺於兩楹之閒尸亦夷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門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

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

孔氏曰自此以下至蒲席以為裳帷總明諸侯及大夫士在路而死招魂復魄幷明飾棺貴賤之等此經論諸侯之制五等之侯朝覲天子及自相朝會死於主國有司所授舘舍若復魄之禮則與在已本國同如於道自若也道道路也若諸侯在道路死升其所乘車左邊轂上而復魄車輮向南左轂左東也不於道

路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衆賓非死者所專有也以其綏復者若在國中招魂則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綏亦冀魂魄望見識之而還也若王喪於國亦用綏周禮夏采云建綏復如四郊是也其輤有裧輤謂載柩之車四旁有物裧垂象鱉甲邊緣也輤下棺外用緇色之布以為裳帷於此裳帷之中又用素錦以為屋小帳以覆棺設此飾而後行也鄭引將葬車飾曰柳者證此輤非將葬車也至廟門不

毀去裳帷遂入殯宮殯焉餘物不說唯輤一物說於殯宮門外輤乃覆棺上象宮室今入之有宮室故去輤鄭云入自有宮室是也柩入自門至阼階曾子問文

山陰陸氏曰綏旐也以其旐復旐北方之物也死無乎不之號而復之則其旗宜以死者所首之方而已

廬陵胡氏曰禮言綏凡數處鄭皆讀為緌竊謂王制明堂位夏采所云讀作緌可也此復魄既在車當以

執綏之綏杜子春説是鄭意蓋謂夏采建綏以復不知彼王禮也裳用緇則輤與裧皆赤也以玄纁對耳鄭謂輤如綪旆之綪取蒨赤也竊案大夫以白布為輤豈亦因染赤得名乎柩車飾經惟此一文則知未

大斂前車飾亦然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為輤而行至於家而説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説車舉自阼階升適

所殯

鄭氏曰綏亦緌也大夫復於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大夫輤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輤者達名也不言裳帷俱用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説輤乃入言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輲讀為輇或作摶許氏説文觧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乗車之輪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

以輴也廟中有載柩以輴之禮此不易耳

孔氏曰此一經明大夫車飾大夫以白布為輤不以

蒨草染之初死及至家皆以輲車至家說輤惟輲車

在故云載以輲車說車說去其車也舉自阼階下而

升適兩楹之間所殯之處此謂尸若柩則升自西階

也天子諸侯載柩以蜃車其殯時則易輴矣大夫士

在路載以輲車至家說載亦載以輲車故鄭云車不

易也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其制與

輲車同車禮遂師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云遂匠納車於階間註云蜃車是士也此云輲車謂大夫也諸侯不言可知其蜃車之形鄭註既夕禮其車之轝狀如牀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輅轝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為輪迫地而行其輪卑有似於蜃故鄭云半乘車之輪乘車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得三尺三寸也輲車則不用輻為輪天子諸侯殯皆用之故檀弓云天子菆塗龍輴謂畫輴轅為龍諸

侯殯亦用輴車不畫轅為龍也喪大記云君殯用輴

註云君諸侯也輴不畫龍大夫殯不用輴故鄭註喪

大記大夫之殯廢輴士掘肂見衽是亦廢輴也其朝

廟大夫以上皆用輴士朝廟用蕫軸故既夕禮云遷

於祖用軸鄭註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

子畫之以龍是也輴與蕫軸所以異者輴有四周蕫

軸則無故鄭註既夕禮云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

蕫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是也

廬陵胡氏曰綏亦如字大夫無為屋之文則是素錦帳同諸侯矣

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

鄭氏曰言以葦席為屋則無素錦為帳

孔氏曰此一經明士輤也謂用葦席屈之以為輤棺之屋蒲席以為裳帷圍繞於屋旁也然大夫無以他物為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為帳矣既有素錦帷帳帳外上有布輤旁有布裳帷則士之葦席屋之外旁有

蒲席裳帷則屋上當以蒲席爲幬覆於上但文不備也

嚴陵方氏曰大夫以布爲幬則諸侯用帛可知士以葦席爲屋則不得用素錦矣蒲席爲裳則不得用緇布矣此皆降殺之别也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鄭氏曰訃或皆作赴赴至也訃於其君謂臣使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君之臣某之某死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遭喪訃告於君及敵者并訃於鄰國稱謂之差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君訃於他國稱寡君若云寡德之君曲禮云諸侯曰薨士曰不禄夫人尊與君同今俱不稱薨同士稱者言臣子於君

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故云不祿若君薨而訃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也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告於執事夫人太子皆當云告於執事不言者略也

山陰陸氏曰凡諸侯同盟則訃不同盟蓋不訃也不言死不死其君也不言卒不卒其君也曲禮云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雖壽考猶以不祿赴臣子之意

也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左傳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

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

鄭氏曰適讀為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為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大夫卒相訃告之禮同國適者謂大夫位相敵者大夫既尊於士士處亦稱不禄稱某者或死者名或死者官號而赴者得稱之訃於他國之君故云外臣自謙退無德故云寡大夫尊敬他君故云某死訃於他國大夫私有恩好故曰外私以赴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禄以身赴告故云使某至

訃於士與大夫同

嚴陵方氏曰士曰不禄此非士亦曰不禄者謙辭也

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與王藻言於大夫曰外私

名同而實異矣使某實謂以事實來告

廬陵胡氏曰春秋傳曰以賜君之外臣首實謂身親

告也

清江劉氏曰使某實實者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實

之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

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孔氏曰此經論士喪相訃告之稱士賤赴大夫士及他國皆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鄭氏曰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大夫居

廬士居堊室亦謂未練時也士亦謂邑宰朝廷之士居廬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夫士遭君喪次舍居處及歸還之節大夫恩深禄重故為君喪居廬終喪乃還家邑宰之士恩輕又為君治邑久不歸即廢職故至小祥反其所治邑朝廷之士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也大夫居廬以位尊恩重士居堊室以位卑恩輕鄭知未練時者若練後則大夫居堊室知士居

堊室謂邑宰者若非邑宰未練之前當與大夫同居廬然周禮宮正註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引此經文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下定居堊室與此註朝廷之士亦居廬不同者鄭意謂與王親者雖士賤亦居廬則此註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堊室則此經士居堊室是也故宮正之法引士居堊室證賤者居堊室也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亦居廬也　熊氏曰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堊

室此經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宰邑之士居堊室宮正之註是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士次於公館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即言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嫌士練而歸猶居堊室廬非久處者也以言待盡於此

金華應氏曰必次於公館即練而歸之士也但大夫以其序皆次且朝夕存焉以待終喪故曾子問曰君

未殯則朝夕不歸士則不盡次而又止於練未必朝夕存焉故檀弓曰早備入而朝夕踊經所以既曰練而歸又曰次於公館者正謂其不能盡次故以次爲復也鄭氏謂士分兩等而有邑宰朝廷之殊諸侯之士多矣由大國至小國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固不止於兩等然而邑散布於四竟之内固有去國尤遠者若邑宰之士盡釋邑寄而館於此豈不皆廢一邑之事乎於經文似不通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鄭氏曰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為士者也巳早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令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麤

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為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為母五升縷而四升為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為高行也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

孔氏曰此一經明大夫士為其父母昆弟之服大夫

之父母兄弟或作士或無官令大夫為之若著大夫之服是自尊踰越父母兄弟也鄭知士是大夫庶子者若大夫適子雖未為士猶服大夫之服即下文是也引春秋襄十七年左傳文證大夫與士喪服不同也唯卿為大夫者此晏嬰對家老言若身為卿得著大夫之服若身為大夫唯得服士服此平仲謙退之辭非禮也案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即麤也麤衰斬者言其布縷在齊斬之間齊斬三升麤衰四升

今麤如三升半而計縷唯三升也鄭既約晏嬰之事
始明大夫與士不同大夫以上斬衰枕凷士則䟽衰
枕草也鄭既約士之父服縷細降一等經文有母及
兄弟故約母與兄弟之服喪服為母四升此云為母
五升縷謂麤細似五升之縷成布四升喪服為兄弟
五升此云為兄弟六升縷為麤細如六升之縷成布
五升皆謂縷細成布升數少也大夫以上儀服無降
殺故鄭云備儀盡飾士以下為父母兄弟降從義服

案喪服義服皆降正服一等居喪之禮以服重為伸以服輕為屈今以重服情深使士有抑屈是勉勵士身使為高行也大夫以下輕服情殺故上下俱伸

王氏曰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晉士起大國上卿當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為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譏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

禮制遂壊羣卿大夫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
於當時為重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
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此經云端衰喪車皆
無等又家語云孔子曰平仲可謂能遠於害矣不以
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也其大夫與士異者
大夫以上在喪斂時弁絰士冠素委貌
石林葉氏曰古者喪服大夫士必有異制禮經皆不
載鄭氏引晏平仲居桓子喪其老以為非大夫禮為

謚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服士服蓋不欲以尊踰之也而桓子亦大夫矣晏氏之老以為非大夫禮則平仲之服士服也故疑其為過也由是言之大夫與士之禮其必以精粗為辨歟當春秋時諸國蓋多行短喪而況其服是以平仲矯之不欲斥人之過所以姑自抑以卿然後為大夫為荅家語亦記此事而有曾子問孔子孔子以為遠害孔子蓋與平仲而禮略之也

嚴陵方氏曰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臨之故也生者賤而死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僭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大夫喪服士有不如也既夕禮曰衰三升寢苫枕塊則古者士服斬衰寢苫枕塊大夫麤衰斬寢苫枕草是歟當晏子時士僭大夫大夫以上喪服益輕故嬰麤衰斬枕草反古之道家老視時以為非也間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齊

衰四升蓋士以下則五升大夫六升諸侯天子齊衰之别也若斬衰則兩等喪服所謂衰三升三升有半三升有半大夫以上服斬之衰歟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鄭氏曰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象賢

孔氏曰父官至大夫適子雖未仕得服大夫之服為其能象似父之賢也　皇氏曰大夫適子若為士為

其父唯服士服鄭註仕至大夫謂此子若仕官至大夫始得服大夫服以其賢德著成也

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

鄭氏曰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

孔氏曰大夫庶子仕至大夫由身有德行所以得服大夫之服其行位之處齒列於適子之下年雖長於

適子猶在適子之下使適子為主若年少於適子則固在下是宗適也

嚴陵方氏曰大夫之適子雖為士服大夫之服而不嫌於重者適故也至於庶子死身為大夫雖服大夫之服其位猶與未為大夫者齒蓋長幼之序不可以貴賤廢故也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

鄭氏曰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

孔氏曰士子身為大夫父身是士故不可為大夫喪主使此死者之子為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服大夫服為之主前經大夫之適子服大夫服是也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處皆得用大夫禮此所置之後謂暫為喪主假用大夫禮若大宗子則直為立後自然用大夫禮也

父是士則不得主大夫喪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子貴不可以及父故其父不得用大夫之禮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

鄭氏曰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然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

服皮弁

孔氏曰宅謂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弁葬日麻衣謂白布深衣吉服十五升之布布衰謂麤衰以三升半布為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胷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白布深衣是吉衰是凶布帶亦凶緇布冠是吉不㧣亦凶故鄭云非純服也因喪屨因喪之繩屨也緇布冠古法不㧣後代有㧣此以凶事故得云不㧣占者謂卜龜之人皮弁是純吉无

甚者

山陰陸氏曰有司羣吏有事者也鄭氏謂有司卜人誤矣據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即位於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言因喪屨則麻衣布衰布帶緇布冠不蕤非前日之服也凡服皆先服服而後冠聘禮曰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是也筮先冠後衣自既服之後歟緇布冠不蕤禮也不待言不緌而後著今言不緌以有緌之者也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鄭氏曰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

孔氏曰士喪禮云筮宅卜日故知此謂筮宅也下云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知用筮以筮輕故用純凶服占者用朝服也案士喪禮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

鄭註服玄端也彼謂士之卜禮此據筮禮故朝服案

士虞禮註云士之屬吏為其長弔服如麻此史練冠長衣者此經文含大夫其臣為大夫以布帶繩屨故史練冠長衣若士之卜史當從弔服不得練冠長衣也

山陰陸氏曰長衣蓋練衣也練而為衣長之即吉有漸也知然者以練練衣黃裏縓緣鹿裘衡長袪知之也鄭氏謂長衣深衣之純以素非是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鄭氏曰𡟯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

孔氏曰此明大夫將葬柩朝廟後欲出之時也案士喪禮下篇云薦馬凡有三柩初出至祖廟設奠為遷祖之奠訖乃薦馬一也至日側祖奠又薦馬二也明日將行遣奠時又薦馬三也此薦馬下云包奠而讀書於既夕禮為第三薦馬時也薦進也馬是牽車為行之物孝子見進薦馬是行期已至故感之而哭踊

馬出乃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包者象既饗而歸賔俎士則羊豕各三个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示將行也有遣車者亦先包之書謂凡送亡者賵入椁之物書也讀之者省録之也註引讀賵賵猶送者人名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鄭氏曰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

孔氏曰大夫謂卿也大宗謂大宗伯也小宗謂小宗伯也　皇氏曰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為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金華應氏曰君臣一家也君之喪百官庀其職大夫之喪家臣庀其役其廣狹不同矣君則卹其私而以國有司助之其凡役則司徒供之少儀聽役於司徒是也其賛相則大小二宗與卜人同之宗伯四師相

禮是也大小宗與卜人皆春官而喪事同贊相之蓋君喪之用大宰大宗大祝若曾子問所記是也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夫臣子之喪其力有不能盡具者皆仰之於公又俾有司贊其事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内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

鄭氏曰此復所用衣也當在夫人狄税素沙下爛脫失處在此上耳内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

請逆叔隗於狄趙衰以為內子而已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侯伯夫人自褕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褖衣而已素沙若今紗縠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襌以素紗裏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褎衣者始為命婦見加賜之衣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卿大夫以下之妻所復之衣鞠衣

褒衣者始命為內子上所褒賜之衣故曰褒衣即鞠衣也復時亦用此衣亦以素沙為裏鄭引春秋僖二十四年左傳文證卿妻為內子也王后以下之服已具玉藻袍制為通衣裳有表有裏似袍故云不禪似漢時袿袍下之襈以重繒為之也其餘如士謂鞠衣襢衣之外其餘褖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褖衣而復則內子下大夫妻等亦用褖衣也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

鄭氏曰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褒衣亦始命為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

孔氏曰自此至西上總明招魂所用之衣但此經上下顛倒如鄭所次以此經為首次以夫人稅衣褕狄之經然後次內子以鞠衣之經諸侯既用褒衣又以冕服爵弁服而復也冕服者上公自衮冕而下故為五侯伯自鷩冕而下故為四子男自毳冕而下故為

三也凡服各依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其襃衣君特所襃賜則宜在命數之外也故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是襃衣不入命數也此襃衣或是冕之最上者

山陰陸氏曰先儒謂始命為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若秦仲受顯服其詩曰黻衣繡裳此其一隅黻衮也

然則復諸侯以褒衣公襲褒衣一舉其有者也若以

謂諸侯人得而有之非所謂褒

夫人稅衣褕狄狄稅素沙

鄭氏曰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褕狄也狄稅素沙言

皆以白紗縠為裏

孔氏曰此明婦人復衣婦人衣有六也夫人謂諸侯

伯夫人也狄稅言褕狄以下至於稅衣

山陰陸氏曰夫人先稅衣後褕狄即服有漸也據復

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其言狄稅素沙又以别内子焉據内子以鞠衣素沙夫人稅衣不言以不嫌不以

復西上

鄭氏曰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

孔氏曰凡招魂皆北面而招以西頭為上招魂冀生氣之來生氣為陽又北面言之南方是陽左在西方

故鄭言陽長左案士喪禮復者一人諸侯之士一命而用一人明復者各依命數也
嚴陵方氏曰復北面求諸幽故以西為上西北皆陰故也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鄭氏曰謂池飾也揄揄翟也采青黄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

君及士亦爛脫

孔氏曰此一經明大夫葬時車飾諸侯以上則畫褕翟於絞屬於池下若大夫降下人君不得畫以褕絞屬於池下其池上則畫於褕得有褕絞也故喪大記士亦有褕絞與大夫同但不得屬於池下人君之柳上有池下有振容池與振容之間又有魚故註云在其閒詳見喪大記

山陰陸氏曰宜豖蒲席以為裳帷之下脫爛在是然

則大夫士殯與葬儀雖小不同大略一也其異者大夫不褕絞屬於池下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鄭氏曰附讀皆為祔大夫祔於士不敢以已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祔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祔者祔於先死者

孔氏曰自此至祔於公子廣明祔祭之義大夫祔於士謂祖為士孫為大夫若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為士者士不祔於大夫謂先祖為大夫孫為士不可祔祭於大夫唯得祔於大夫之兄弟為士者無昆弟謂祖無昆弟為士則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為士者高祖為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為士者若孫死之後應合祔於王父王父見無可祔亦如是祔於高祖也鄭恐大夫之昆弟俱作大夫士亦得祔之故云謂為士者

中一以上喪服小記文謂自祖以上間一世各當昭穆而祖祔之若不得祔祖則間去曾祖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祔高祖之祖是祖又祖也

金華應氏曰重世裔之本宗故大夫寧自屈而祔於士重朝廷之命爵故士不敢借而祔於大夫重婚姻之正耦故婦與妾之祔各以其類而無之則寧越次而間升重承家之陽類故男祔則配而女祔則不配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

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鄭氏曰夫所祔之妃於婦則祖姑

孔氏曰此經論婦之所祔義與夫同孫婦祔祖姑無妃謂無祖姑亦間一以上祔於高祖之妃無則祔於高祖之祖妃若其祖有昆弟之妃班爵同者亦祔之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

鄭氏曰配謂幷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

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與祭

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

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公子附於

公子不敢慼君

孔氏曰男子祔於王父并祭所配王母在室之女及

已嫁未三月而死祔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

案特牲禮云用薦歲事於皇祖某子是不言配少牢

禮云以某妃配某氏鄭註云某妻也某氏若言姜氏

子氏也此是言配但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其餘皆同是祭饌如一特牲雖是常祭容是禫月吉祭故不言配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祔之於祖之兄弟為公子者故鄭云不敢戚君也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鄭氏曰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待或為侍

孔氏曰大子君存稱世子今君既薨故稱子與諸侯並列其待之禮猶如正君引春秋者證未踰年稱子及待猶君之義若踰年則稱君也若杜元凱之意未葬以前雖踰年猶稱子既葬雖未踰年亦稱公具在

曲禮疏

山陰陸氏曰此言君薨未葬待其子猶君也春秋召陵之會陳子亞衞侯待猶陳侯也若温之會陳侯既葬陳子序在鄭伯之下莒子之上視君下一等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鄭氏曰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絰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

孔氏曰此謂遭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絰已除故特云冠若初死者是降服大功則以此大功之麻易三年之練也此特據降服大功其餘七升八升九升之大

功則不得易三年之練也大功無杖無可改易斬衰既練要絰與大功初死要絰麤細同斬衰是葛大功是麻故鄭云不如大功之麻重也云練冠易麻互言之者麻謂絰帶大功言絰帶明三年練亦有絰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冠與絰帶易三年冠及絰帶故云互言之

嚴陵方氏曰三年之喪既練而遭大功之喪則以麻易之者此以義起禮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鄭氏曰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而祔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冠而兄為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為之造字

孔氏曰此經明已有父母之喪練後得祔兄弟小功

之殤也已有父母喪猶尚身著功衰今兄弟有殤在

小功者當須祔祭則不改練時之服身著練冠祔祭

於殤也大功正服則變三年之練故鄭知此大功以

下之殤言以下兼小功也已是祖之適孫若祔大功

兄弟長殤得在祖廟若祔小功兄弟長殤則是祖之

兄弟之後所以得祔者已是曾祖之適其小功兄弟

同曾祖今小功兄弟當祔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

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孫適孫為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也當祔祭此殤之時其祝辭稱此殤曰陽童又稱此殤曰某甫所以不呼其名者尊神之也故為之造字稱曰某甫曾子問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故曰陽童宗子殤死祭於室奥則曰陰童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為之立字也鄭云冠而兄為殤謂同年者此鄭自難云弟冠而兄得為殤者謂弟

與兄同年十九也云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者此新死之兄既是小功之服不合變三年之練而得有因喪冠者謂已明年之初用父母喪之練節而加冠以後始祔兄弟也云為之造字者以冠始有字此兄去年已死未得有字祔時為之造字也

橫渠張氏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藍田呂氏曰上言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

之唯杖屨不易此謂三年既練遭大功之喪當易練
冠練衣而服大功之衰又加首絰以麻易葛帶所不
易者杖屨而已然此三年者統言父母君長子及為
人後及適孫為祖之類若父母之喪既練而祔兄弟
之殤則杖屨與練冠俱不易此一節於三年練冠中
特為父母立例蓋大功之衰有重於三年之練冠故
所不易者唯有杖屨凡弟之殤雖亦大功然既殤且
祔宜輕於父母之練故比之三年所不易者又有練

冠也功衰者卒哭所受六升之服也至練則以功衰之布練而為衣故猶曰功衰此不曰練而曰功衰者為下練冠立文也言尚者明受功衰之日已遠故知為練服也若哭兄弟之殤則必易練冠蓋殤之喪雖無卒哭之稅至于祔宜有殺矣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

鄭氏曰以哭對惻怛之痛不以辭言為禮也散帶垂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踈者謂小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上也踈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

孔氏曰此一節明異居聞兄弟喪哭及奔赴之禮言凡非一之辭異居別所而始聞兄弟之喪不暇問餘事唯哭對使者赴於禮可也始麻散帶經者此謂大功以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經

若小功以下服制則糾垂不散也若聞喪未及服麻而即奔喪道路既近至在主人未成經時謂未小斂之前也踈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成之親者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絰滿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案士喪禮小斂襲絰于序東是凡士喪小斂而麻也又士喪禮三日絞垂此云始麻散帶絰是與居家同也鄭註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者謂踈者若不及主人之節亦自用其依禮之日數奔

喪之後至三日而成服也案奔喪禮聞喪即襲絰絞帶不散彼謂有事未即奔喪故也又奔喪禮至即絞帶不散帶彼謂來遲此即來奔故至猶散麻以見尸柩故也

山陰陸氏曰喪服小記所謂有主後者謂異居是也此謂聞同母異父兄弟之喪殺於兄弟惻怛之情輕不必盡哀又不必問故故曰唯以哭對可也

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

于正室君不撫僕妾

鄭氏曰祔自為之者以其祭於祖廟不撫僕妾略於賤也

孔氏曰妾既卑賤得主之者謂女君死攝女君也祔祭於祖姑尊祖故自祔也妾合祔於妾祖姑無祖妾姑則祔於女君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妾祖姑無廟於廟中為壇祭之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為主則别為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

主之也

嚴陵方氏曰妾之喪祔於妾祖姑之廟故其夫自主而祔之非尊妾也尊祖而已練祥則使其子者略之也殯祭不於正室者所以明嫡也不撫僕妾貴之於賤宜略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主妾之喪則自祔則妾之喪其主有不主者矣崔氏謂女君死攝女君也然則練祥使其子主之曰練祥可矣今曰至於練祥則又以著虞卒

哭其子主之固也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鄭氏曰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

孔氏曰雖是徒從而抑妾故爲女君黨服防覬覦也

攝女君差尊故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嚴陵方氏曰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者親親之仁也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者尊尊之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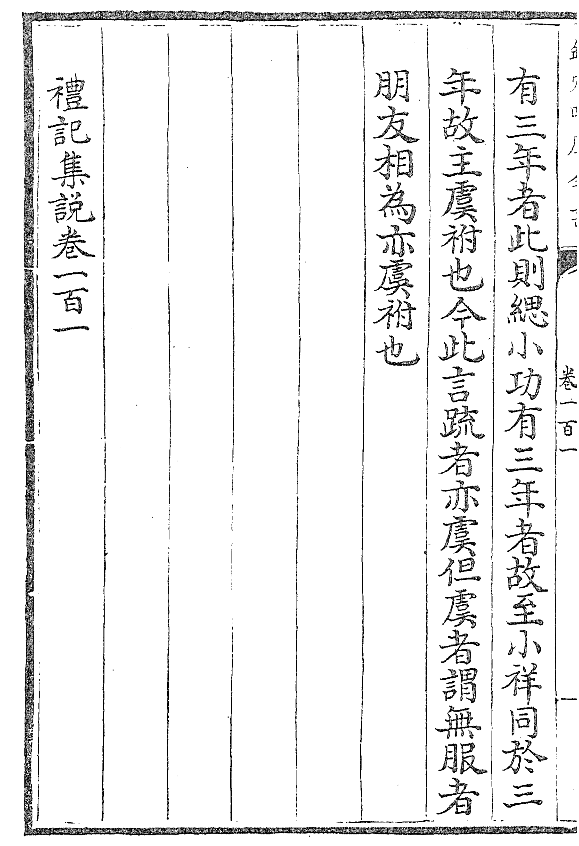
山陰陸氏曰即不言先嫌女君出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鄭氏曰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節也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疏亦虞之以喪事虞祔乃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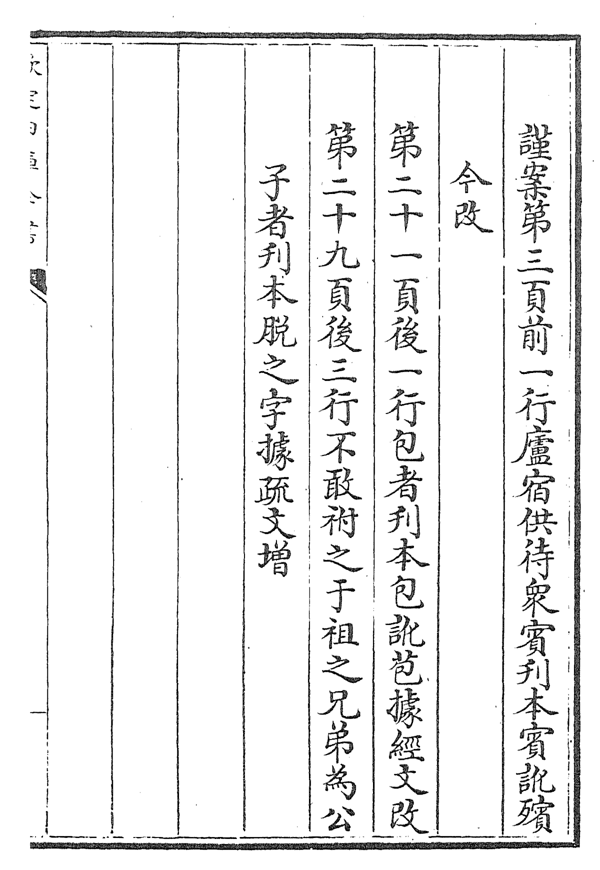
孔氏曰此一節明奔兄弟喪之法見喪者之鄉而哭此謂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望

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不同者此經謂降服大功者若如此則兄弟之名通輕重也適兄弟之送葬者此兄弟通緦小功也適往也謂往送五服之親不及喪柩在家主人葬竟已還送葬之人值於路不得隨孝子歸仍自獨往於墓也兄弟疏者謂小功緦麻彼既無主雖服緦小功之疏亦為之主虞祔之祭案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註云小功緦麻為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彼承大功



有三年者此則緦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為亦虞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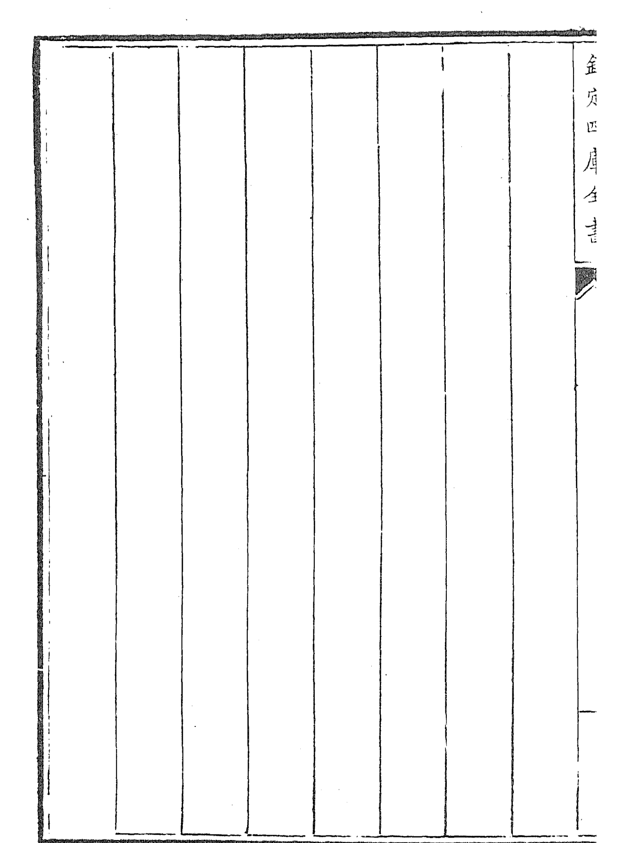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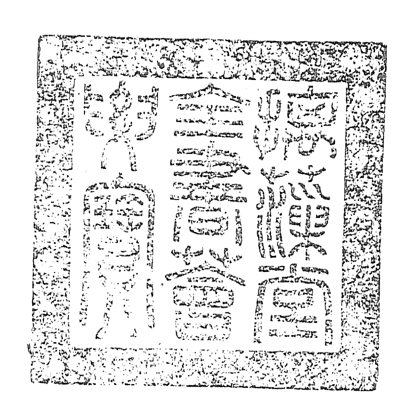


謹案第三頁前一行廬宿供待衆賓刊本賓訛殯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一行包者刊本包訛苞據經文改

第二十九頁後三行不敢祔之于祖之兄弟為公子者刊本脫之字據疏文增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鄭爔
謄録監生臣許溶